

明清小品丛刊

〔清〕李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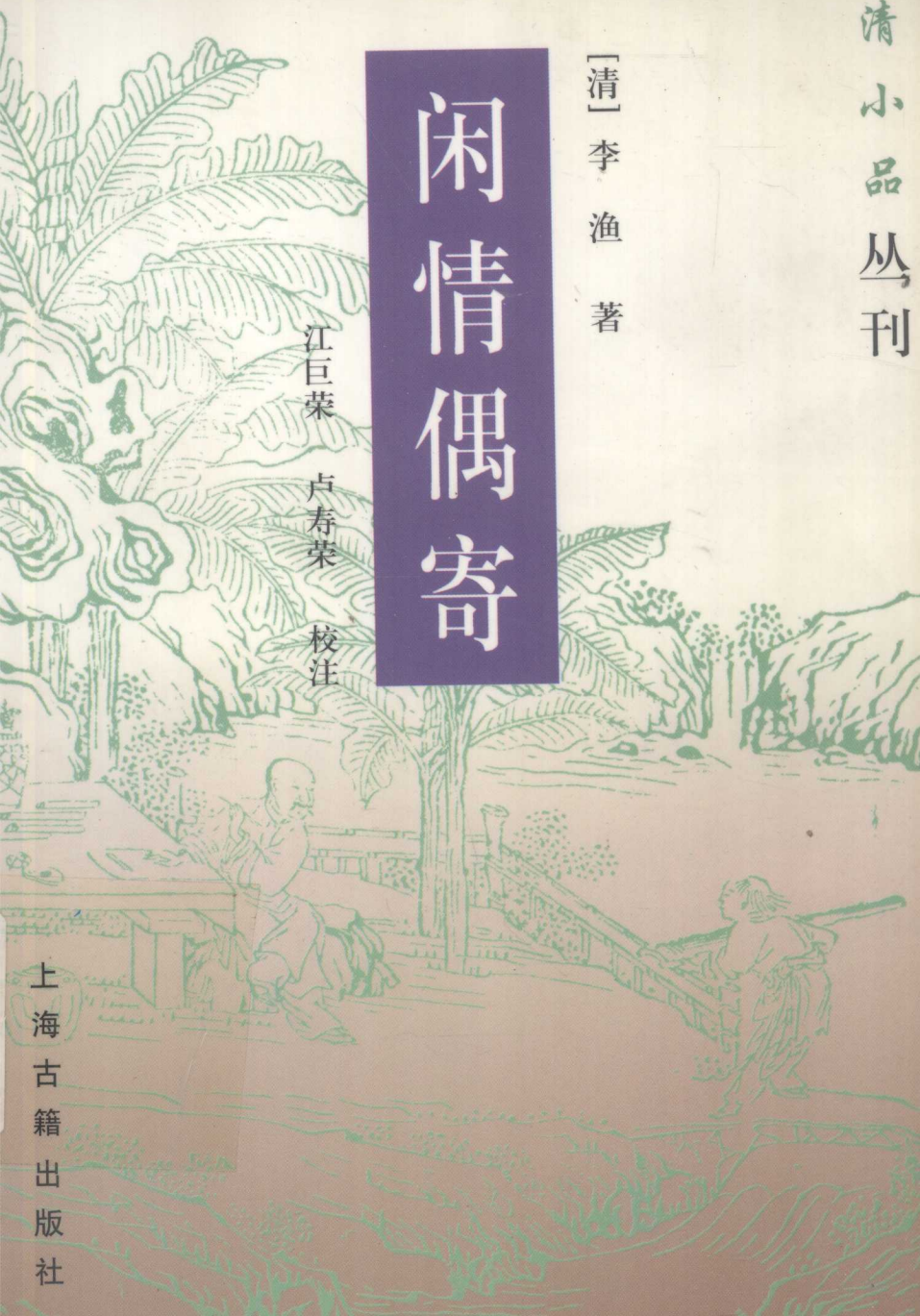
闲情偶寄

江巨荣

卢寿荣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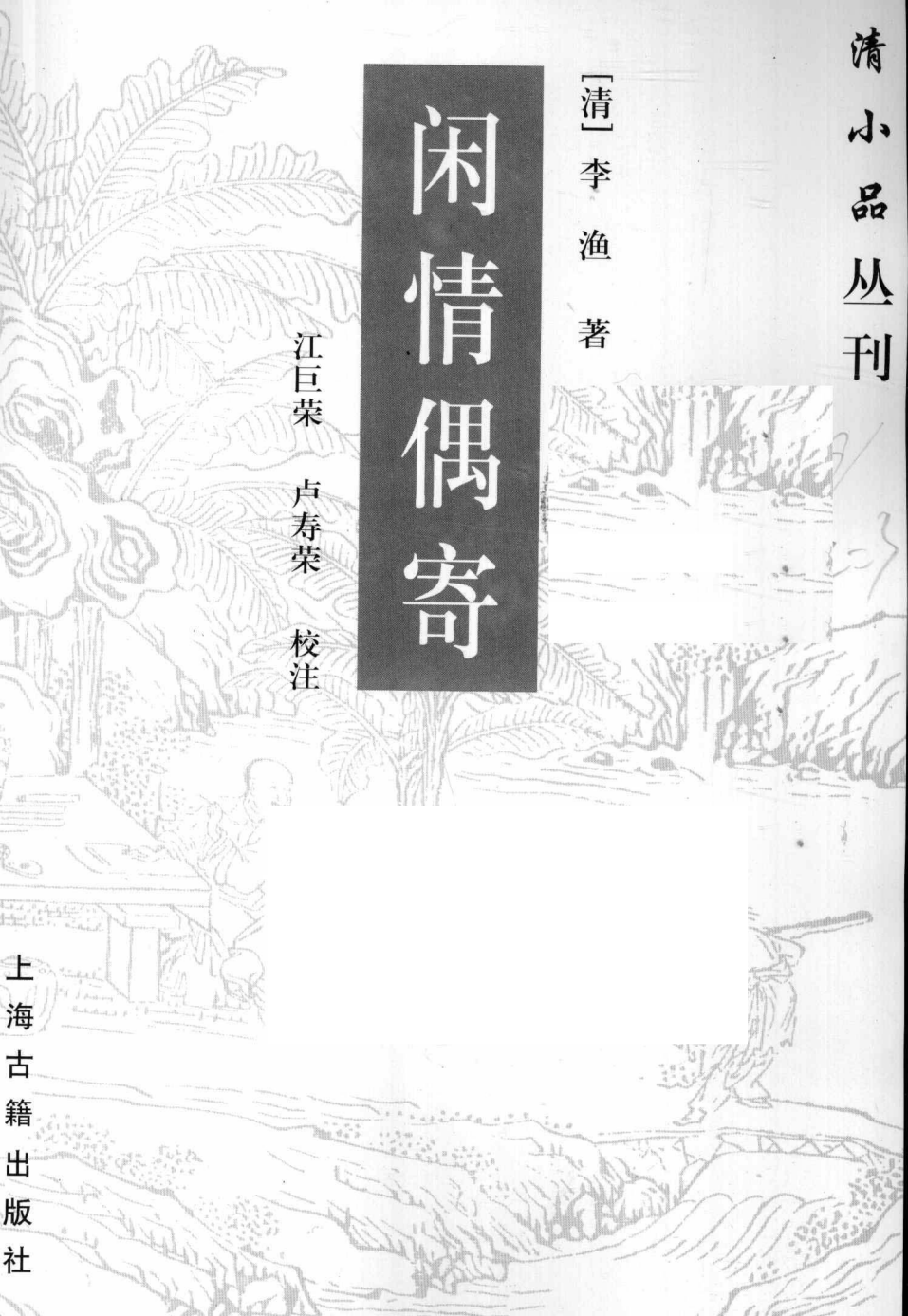
明清小品丛刊

〔清〕李渔 著

闲情偶寄

江巨荣 卢寿荣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闲情偶寄 / (清) 李渔著; 江巨荣, 卢寿荣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明清小品丛刊)
ISBN 7-5325-2725-5

I. 闲 ... II. ①李 ... ②江 ... ③卢 ... III. 杂著 - 中国 - 清代 - 选集 IV. Z4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350 号

明清小品丛刊

闲情偶寄

[清] 李渔 著

江巨荣 卢寿荣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280,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1,000

ISBN 7-5325-2725-5

I · 1395 定价: 17.1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明阶段,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发展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长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

帮助,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中国封建时代的散文，到晚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的小品文时代。一时之间，清新短隽的文艺性散文大行其道，其作家之多，流派之繁，风格之异，空前绝后。它背离传统以“载道”、“注经”为依归的正宗古文的创作原则，强调言为心声，随兴而发，充分体现个人人格和社会风情。徐渭首先发其端绪，李贽、屠隆、汤显祖等扬鞭于后，“公安三袁”则更是高扬“性灵”大旗，在社会上掀起声势浩大的小品文运动。迨至明清易代之际，张岱之作大放异彩，而与其同时的李渔也不甘寂寞，以《闲情偶寄》一书加入了争奇斗艳的行列。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笠鸿，一字谿凡，号笠翁、湖上笠翁等。他出生于富裕的药商家庭，自幼与市民阶层接触密切，这对以后他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他祖籍浙江兰溪，生于江苏如皋，自称年及髫龄即能作诗。早年尚存入仕之心，但几次乡试均告落第，遂不复作此念。明末兵荒马乱，父亲病故后，他的家道日衰，逐渐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清军入关后的一段时间他曾避居山中，蓬衣蔬食，不以为苦。顺治八年（1651）移居杭州，与当时名流过往密切，其戏曲小说多作

于此时。由于其文名渐大,后来又自组戏班,专事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一些达官贵人纷纷请他演戏。他也乐此不疲,经常出外打抽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饱览九州风光之余,也使自己成为广有资财的戏班主。康熙元年(1662),他从杭州迁居金陵(今南京市)。芥子园是他在金陵的别业,命名取“芥子纳须弥”之义。与此寓所一起,还设有书铺,著名的如《芥子园画谱》,以及不少戏曲小说,即在这里刊行。晚年他又举家迁回杭州,“买山而隐”,但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不时向友人求助,最终在穷困中死去。

李渔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他兼具文人和商人两种身分,而且他能将这两种身分较好地结合起来,成为那个时代最为有名的畅销书作者。他显然非常在意取悦于各个层次的读者,不管穷人富人、男人女人,他希望能将他们统统吸引到自己精心构造的“闲情大厦”中来。他的作品内容十分贴近生活,语言也简明有趣,这使他颇受市民百姓的欢迎,但他又十分注意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富有新意的思想去吸引那些文人雅士,以保证作品的文学品位。

前人对于李渔的品行颇多垢评,如董含《三冈识略》卷四抨击“其行甚秽,为士林所不齿者”。这主要指他携带女乐,四处出游打抽丰的“俳優”、“食客”生涯。从今人的眼光看,李渔生逢科举盛行之“仕途经济”时代,却能弃举业而不顾,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一般仕人所不齿的戏曲小说中去,这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精神的。他虽时时托钵穷途,流连于缙绅之门,但毕竟没有做过腆事新朝、失节败德之事;至于他的养姬蓄婢,雅好声色,当然很不可取,但毕竟属于个人道德范畴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封建文人中亦比比皆是,我们自然也

不必苛求李渔一人。

李渔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丰，给后人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包括戏曲、小说、诗文、随笔等，在清初文坛上堪称是一位雅俗共赏、家喻户晓的名士。他以曲家著称于世，所创作戏曲据载有“内外八种”、“前后八种”^①，共计十六种。但现在可以肯定的唯有十种，即《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奈何天》、《比目鱼》、《玉搔头》、《凰求凤》、《慎鸾交》、《巧团圆》，合称《笠翁十种曲》。这些戏曲结构精巧，关目灵动，适合舞台搬演，历来备受推崇。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曾云：“清人戏曲，大抵顺、康之间，以骏公、画堂、又陵、红友为能，而最著者厥惟笠翁。翁所撰述，虽涉俳谐，而排场生动，实为一朝之冠，继之者独有云亭、昉思而已。”将其与孔尚任、洪昇并列为清代戏曲的代表人物。李渔的小说成就亦不容忽视，其《无声戏》、《十二楼》构思精巧，语言诙谐，反映社会生活面也较广，孙楷第先生称之“差不多都是戛戛独造，不拾他人牙慧之作”；“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②。此外，李渔的读史随笔亦堪称一绝，每每自出机杼，时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的新见。

在李渔的著作中，《闲情偶寄》无疑是他自己最为满意的一种。他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曾提到：“弟以前拙刻，车载斗量，近以购纸无钱，每束高阁而未印。独《闲情偶寄》一书，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③此书写于康熙十年，从某种程度上说，堪称是其一生艺术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结晶，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此书均十分推崇，称其文字清新，思想超然，议论独到，具有较高的审

美价值。

《闲情偶寄》共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饌、种植、颐养等八部，论及戏曲理论，妆饰打扮、园林建筑、器玩古董、饮食烹调、竹木花卉、养生医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容相当丰富，触及到中国古代生活的许多领域，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实用价值。诚如余怀在序中所言：“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闲，濇濇乎，绵绵乎，汶者读之旷，僇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忤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觉醒，在晚明以后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千百年来，文人一直深受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不敢随便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观感。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立身齐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自我的需求首先必须服从于封建正统秩序。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情的倾向，他们无不把个人的休闲生活视为消磨意志的洪水猛兽，即使偶尔在词曲中提及，也往往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重视的是“养气”“明道”、刺时讽世之作，而不是灵动飞跃、清新隽永的抒情文字。这种情况在明末有了很大改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李贽、袁宏道等人的大力推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潮。再加上时局动荡、前途莫测，这就使得士人们逐渐摆脱传统思想的禁锢，变得恋世乐生起来。他们大多厌谈仕途举业，对黑暗的政治满怀戒心，深怕一时不虞即有杀身之祸。同时，他们热爱自然，对自己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十分满意，也特别珍惜和享受生活给他们的馈赠。他们蓄声伎，好歌舞；游山水，筑园林；嗜茶酒，谙美食；着蓑衣，披僧袍；读闲书，作雅事。总而言之，他们追求的是一

种高度精致的艺术化生活。这种生活既区别于一般迂腐的封建士大夫,又与真正的世俗百姓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因如此,明末清初涌现出大批描写士大夫“性灵”、“雅趣”的小品文,这虽然不无脱离社会现实之嫌,却也是一代士风的真实写照。李渔的《闲情偶寄》,正是这样一部“寄情”之作。

《闲情偶寄》中价值最高者,首推其中论及戏曲理论的文字,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及《声容部》的某些章节。在这些部分中,李渔联系元明以来的戏曲创作实践,结合个人的创作体会,并吸取了前代理论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作了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些艺术规律方面的问题。《词曲部》主要论及戏曲创作的立意、构思、语言、音律程式,乃至剧本的通俗化问题。《演习部》总结了昆曲艺术的教学和舞台演出的经验,论述了戏曲演出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如如何选择和改造剧本,如何教授演员唱曲道白,及演员服饰妆扮和音乐伴奏等,并提出演戏不能落于俗套,要推陈出新等。此外,在《声容部》中,李渔还对如何挑选、训练演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体而言,李渔的戏曲理论集中国古代曲论之大成,有些见解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渔对于园林建筑也颇有卓见,其《居室部》中对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的构造、布局论述甚详,并且都结合个人生活体验,使人信服。对于窗户、板壁,还亲自制作,并加以图画,他人只须依样画葫芦即可仿制。《器玩部》中的许多器具,也是一样。由此可见李渔绝非一空头理论家,他的发明是有其实践意义的。在其他部中李渔的论述亦多有可取之处,如在《声容部·选姿》中,他提出了凡事要顺从“物性”的主张。所谓物性,即事物的本性。他指出:“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

者，无目者也。古之大贤择言而发，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数为论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无耳。”这无疑是为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一记响亮耳光。而在《声容部》的其余几节中，他分别谈及了女性的美容、服饰、习技等内容，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如《治服》一节中说：“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这一道理即使在今天也很有可供借鉴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虽大谈特谈闲情，但与一般教人玩物丧志、崇尚奢华之书还是有所区别的。通览全书，作者紧紧地扣住了一个“俭”字为中心，在《凡例》中即提出“崇尚俭朴”的方针。虽然其主观目的在于“扶持名教”、“无伤大道”，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李渔确实做到了“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他所倡导的生活技法并不专为富人而设。

仔细阅读整部《闲情偶寄》，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在于李渔对于每一件细小琐碎的物品都有新颖的议论，还在于他那至情至性的生活态度。他是个热情而又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对于生活中的种种事物，总喜欢独自研究一番，作一些独特而又有趣的发明。而一旦发明成功，他又忍不住要公之于世，让别人也来分享他的成就。我们看他在每节结尾处总要跳来自吹自擂一番，表明自己是有功之臣，未免会觉得有些可笑，但这也正是李渔的可爱之处。毫不掩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种真性情不是人人都有的。

不过我们也须看到，李渔评价事物多从个人经验出发，又力求新鲜有趣，所以他的很多观点，作为休闲观赏、开心怡情之说则无不可，但若句句当作金科玉律，也是要不得的。如他在《颐养部·疗病》中所举的医疗之药，就没有多少科学依据，

而一味以个人好恶为准绳。医生告诉他生病不能多吃杨梅，他却偏要吃，以为生性酷爱的东西可以当药，还大骂医生为庸医。读者若照着李渔的法子治病，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来呢。

《闲情偶寄》的语言也值得一提。李渔除一贯主张浅显通俗、多用本色语言外，还根据论证的需要，在语言的运用上力求生动有趣。所以我们欣赏本书时，不会有听人板着面孔教训的感觉，而是觉得妙语如珠，趣味盎然。如《种植部·海棠》中论及王禹偁关于杜甫由于避讳而诗中未及海棠的说法，反驳道：“一诗偶遗，即使后人议及父母，甚矣，才子之难为也！”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来为杜甫解嘲：“此花不比别花来，题破东君着意培。不怪少陵无赠句，多情偏向杜家开。”读者哑然失笑之余，自然也接受了作者的观点。

当然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笠翁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聪明过了头，往往行文就显得有些油滑。就连一向推崇他的周作人，也说他的书读多了容易患消化不良的毛病。从艺术角度而言，他的文笔兴味有余，深邃不足；过分追求情趣，而欠缺科学的分析。此外，李渔的思想也有其腐朽的一面，所以本书也散发出不少封建文人的恶俗趣味，如推崇一夫多妻、养姬蓄婢、男尊女卑等。他虽然表面上很尊重女性，但他对女性的爱护完全出于更好地为男性服务这一目的，在《声容部》中，他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以上种种，由于作者论述生动，往往很具迷惑性，这是需要广大读者认真加以鉴别的。

《闲情偶寄》的版本主要有：

（一）1617年（清康熙十年）翼圣堂刻本，题曰“笠翁秘书第一种”。

(二) 1730年(清雍正八年)芥子园刻《笠翁一家言全集》本。此本合并原来十六卷为六卷,书名改题为《笠翁偶集》。

(三) 1936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四)《文艺丛书》本。此本仅摘录《词曲》、《演习》二部,名为《李笠翁曲话》。

(五)《新曲苑》本,摘录同上。书名题作《笠翁剧论》。

我们这次印行,是以芥子园本为底本,校以翼圣堂本(简称“翼本”)和《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简称“珍本”)。三者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记,有必要向读者说明的地方,则插入注释条文内。遇有明显错字,则予径改,恕不一一注明。另外原来诸本中都有李渔朋友的一些眉批、夹注,现在一律予以删除。

本书主要对人名、地名、典故、术语予以简注,李渔的语言较通俗易懂,故语词一般不注,个别语词具有特殊含义或双关意味的,则尽量予以阐明。《词曲》、《演习》二部,参考了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谨致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标注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江巨荣 卢寿荣

一九九九年三月

① 见郭传芳《慎鸾交序》及《闲情偶寄·词曲部》。

②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李渔全集》第二十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③ 《笠翁一家言文集·与刘使君》。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余怀序.....	1
尤侗序.....	5
凡例七则	10

词 曲 部

结构第一	15
戒讽刺	20
立主脑	23
脱窠臼	24
密针线	26
减头绪	28
戒荒唐	29
审虚实	30